



福 幸

夾 倉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福

幸

著 夷 倉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幸

福

1948.11.初版

著 者 倉 莪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刷廠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

分店 長春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赤峰 梅河口

通化 佳木斯 安東 鄭家屯 北安 白城子 熱東

哈. 5000

前言

倉夷同志犧牲二週年了。一九四六年我們一齊參加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的時候，他曾選編了他在晉察冀邊區七年所寫的一部份通訊報告，準備出版。但這樣一部真實地表現人民的新的自由生活，以及反映人民爲爭取生存與自由的流血鬥爭底著述，在蔣介石法西斯匪徒絞殺文化的罪惡專制的北平，終於無法印行；而不幸同年八月，倉夷同志就慘遭大同國民黨反動派暗害了！

倉夷同志自投奔抗戰祖國以來，始終獻身於群眾革命鬥爭，並在這一偉大實踐中煅煉成長。他的作品活潑，熱忱，富有生氣，讀着使人感動，使人嚮往；因此受到群眾的廣泛熱烈的推崇和愛好。他成爲譽滿「晉察冀」的一員傑出的青年新聞記者與報告文學者。

他給自己的這部書題名爲「幸福」，是包涵着深意和熱情的；他說「人民能按照自己的理想來自由生活，那就叫做「幸福」。』在這裏，他告訴我們，人民的幸福，是人民自己流血鬥爭得來的。而爲了人民的幸福——一種新的光明的社會生活的及早實現，倉夷同志已捐獻了他底有爲底生命。

我們悼念這位可愛的熱血的青年華僑戰友，讓他那勇敢的進取的精神，同着「幸福」的傳播，永遠激發起每一個正直的靈魂吧！

寫在『幸福』前面

這本小集子裏的幾篇文章，是我在『晉察冀邊區』服務七年間，一些當時當地的零星紀事。所寫的都是實人，實事。因為這幾篇文字比較輕鬆些，所以就從我幾年來所寫的通訊報告中抽出來，編成一本小書，獻給對『晉察冀』生疏，然而又時刻神往的讀者們。這幾篇紀事，雖然都是粗枝大葉的素描，但它是忠實的記載。希望讀者能在這些簡陋的文字中，引起對一個新的光明的社會生活探討的興趣。這也就是作者出這本小集子的一點用意。

書名叫做『幸福』，是我的偏見，因為我認為人民能按照自己的理想來自由生活，那就是『幸福』。而這本書裏所寫的人物故事，正是表現了這種生活的幾個側面。

倉夷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記於北平。

出版者按：作者在北平備此卷首語致蔣區讀者，惜本書當時未果付梓。雪泥鴻爪，爰保持紀念。

目次

前言·····	一
寫在『幸福』前面·····	二
幸福·····	一
反『掃蕩』斷片·····	一五
無住地帶·····	二六
邊界上·····	三八
李雨·····	四八
爆炸英雄李勇·····	六三
小女工·····	八三

幸福

(晉察冀邊區生活雜記)

婚禮

在晉察冀邊區的生活裏，年青的一代人，是最幸福的。

易家莊的村劇團主任尹世和，青救主任黃恕文，小鐵匠楊祺，都要在四月十二日結婚了。小學教員老趙，忙着替他們籌備婚禮的事。

十二日早晨，老趙就着手佈置結婚的大禮堂了。小學校裏掛起村劇團的銀灰色的布幔，用紅色紙條，寫着『婚姻自由』的標語，貼滿了牆壁。小學生們把課堂，校外的路上，都掃得乾乾淨淨。傍晚的時候，村裏的老太婆們、孩子們，都被這種新奇的佈置吸引來了。

鑼鼓聲愉快地敲着，小學生打起了霸王鞭，唱着歌，婚禮就隆重地開幕了。

村長是證婚人，他在『嘵嘵嘵嘵』的鼓掌聲裏，走到講演台前，笑着向大家點頭，會場就漸漸地肅靜下來了。

『今天，是我們易家莊的集團結婚典禮，我今天來做證婚人，實在是高興得很！』
村長說着，抹了一下鬍子。

『現在婚姻是解放了，男子和姑娘要結婚都是自願的，到區公所登記一下就行了。過去不是這樣的；過去婚姻是父母包辦，強迫命令式的！姑娘不知道要嫁的是什麼丈夫，男的也不知道要娶的是啥

樣子的媳婦。反正花轎一抬，拜了天地，就成了夫妻了！……所以有十五歲的小閨女嫁給五六十歲的老頭，有十二三歲的男孩子，娶了個二十來歲的大姐！這都是常有的事。……有些男人有了錢還可以娶好幾個老婆，這都是舊社會最黑暗的事！」

村長像一位飽經世故的老人，喋喋不休地講着。老太婆們側着頭聽着，額上的皺紋忽然鬆了，忽然又皺起。在她們那年老的眼窩裏，彷彿可以見到她們童年當媳婦時痛苦的淚痕。村長把說話的嗓子提高了：

「今天，你們是解放了，是自由了！這都是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政府給我們的。我希望新郎新婦同志，結了婚以後，在家要努力勞動生產，尊敬父母；在村裏要積極參加抗日工作，服從上級；夫妻要互相學習，互相批評，永遠進步！……。」

新郎們都穿着嶄新的藍布褂子，坐在兒童團的行列裏。新娘們都穿着天藍色的上身，青色褲，剪短的頭髮，梳得柔順地垂覆着，烏亮亮的，坐在婦女們的行列裏。她們都用感激的眼光，注視着村長講話的神情。

布幔上的村公所的祝詞，放射着紅光：『你們是胭脂河旁的自由之花，你們解放了，永遠解放了！』

新郎新婦們向家長行敬禮後入席了，一字兒的緊挨着，坐在一條長板凳上。孩子們都頑皮地拉着新娘霍振娥的衣角，嬉笑着。霍振娥很大方地坐在新郎尹世和身邊，昂着頭，眼睛裏閃耀着興奮的光澤，咬着嘴唇，白皙的臉龐上，微微地顯出幸福的紅暈。

主席台的右首，坐着楊祺的父親，老鐵匠，鬚髮都銀絲一樣的花白了。他安祥地坐着，望着窗外

擁擠着參觀婚禮的人群，耳朵裏却留神的聽着家長代表老尹在講話。他心裏微微地感到激動，連煙都忘了抽了。

尹世和代表新郎新婦，上台講話了。他首先向到場的家長、幹部、鄉親們敬了一個禮。他還沒有改變他那在村劇團講話的姿勢，身子略略向前斜傾着，他說：「我們今日是自由結婚，是新式的，在我們這區裏還是頭一次，希望今後全區的青年同志們，都向我們學習！」

熱烈地一陣鼓掌聲，婦女們都吱吱喳喳地低聲議論着。有的還在禁不住地抿着嘴笑。

交換婚禮的時候，無數的眼睛，都集中到這三對新郎新婦的身上來了。大家都好奇地看他們交換些什麼東西。

司儀老趙在大聲地解釋說：

「這結婚時所送的禮物，是新夫婦的結婚紀念品，東西不一定是值錢的，但意義却是重大的！」新娘霍振娥伸手到懷裏掏着，掏着一條雪白的手帕，尹世和伸過手來迅速地接了，就遞了一枝翠色的鋼筆給霍振娥。霍振娥接過手，眼睛一閃，就把鋼筆揣到懷裏了。孩子們拍手哈哈地笑，婦女們都驚喜地低聲交語着。黃恕文和李佩榮，楊祺和張青雲，都交換了禮物以後，孩子們都愉快地唱起歡樂歌。

婚禮完成了，人們都向校門外擁擠着。霍振娥和李佩榮手拉手的立着，望着潮水一樣的歡樂的人群。霍振娥還伸手到懷裏掏出了鋼筆，仔細地觀看揣摩了一下，就把鋼筆端端正正的插在她的左襟上，讓它的光彩驕傲地閃耀在人們的眼前。

楊祺的父親原是不喜歡「新式」的，可是這樣做了，他在婚禮上被兒女們尊敬着，很感動地說：

「這新式結婚挺好，村裏的幹部樣樣都週到，連孩子們喜事，也想出這好法子！」易家莊附近的老鄉，也都埋怨老趙說：「你怎麼也不通知一聲，知道你們是新式結婚，我們也該來看看，好學一學！」

（一九四三年春記於阜平）

勞動美化了大地

胭脂河兩岸，小麥已經秀了長大的穗子，麥浪遮沒了莊稼漢的膝蓋。在一個月前，人們還都被嚴重的春荒威脅着，現在大家都嘔了一口氣，眼前的景象預告着：今年的莊稼可望豐收了。傍晚在這河旁的田野裏散步的時候，心裏最舒適不過的。蛙聲組成了田園的交響曲，渠水引來了許多銀色的小魚，大地被人民的神聖勞動美化了。

到了麥收季節，胭脂河兩岸更充滿了無限愉快蓬勃的氣象。當楊樹叢裏鷓鴣和斑鳩合唱着黎明之歌的時候，天才剛剛破曉，村裏的大人小孩婦女們，都忙着燒水、做飯、磨鐮刀，準備出發到地裏「開鐮」割麥。從遠方開來的子弟兵，也都唱着歌，由戶主們領着到地裏割麥去了。

子弟兵們在前線上表現了英勇善戰與保衛人民的無限忠心，在突擊麥收的戰線上也充分顯示了他們與邊區人民血肉相關的互助精神。他們提出了「快收割，割乾盡，不要踩壞青苗」的口號，展開了緊張有趣的割麥競賽。特別是他們實現了在地裏不丟下一根麥子，不踩壞麥地裏玉黍或豆子的青苗，得到老鄉們最好的讚譽，子弟兵裏的「青年突擊組」的組員們，有的一個人一天就能收割一畝地

的麥子。十八歲的青年戰士劉連慶，每次能挑回六大捆麥捆，班長劉子奇每次能挑八大捆（合百五十斤），走三里路遠，而且是早晨耨的，麥上都有露水。他的握着鐮刀把的手都磨擦得起泡，衣服都被汗水浸得濕淋淋的，但是鐮刀仍然在揮舞着，歌聲在麥田裏蕩漾……。

各機關學校也在這個時間放了麥假了。幹部學生們都湧上了麥收的戰線。黨政軍民各界的首長們，都非常關心麥收的消息。他們都戴着黃金色的大涼草帽，光着赤銅色的膀子，參加了收割。各機關的電話不絕地彼此詢問着麥收的捷報，如果有些地方麥子熟了，而還須部隊幫忙，很快的子弟兵就會開到這村子裏，游泳似地出現在麥浪裏了。

老鄉們都被這緊張的空氣鼓舞起來，他們燒開水，熬綠豆湯，送青菜，慰勞子弟兵。而婦女兒童們也不肯落人後的比賽着撿麥穗，把摔到地上的零星的麥穗都拾起來。每天夜裏，人們都忙碌着到深夜還沒有睡，每一座村子都會傳出石碾碾麥的聲音，木掀揚麥的聲音，吹過來的夜風，都帶着乾燥的麥穗的香味……。

（一九四三年夏記於阜平）

詩

少年刻字工人張雲山同志，大家都稱他「小鬼」，站着有人們的肩頭高。他初小還沒有畢業，十四歲離家，到平山縣政府當勤務員，第二年到晉察冀日報社學刻字，今年十七歲了，他也成了一個優秀的少年刻字工人了。他和其他刻字工人一樣，把刻過的每個字，都印在一個小藏紙本上，刻得不好

的打上「×」的記號，刻得好的就圈上紅圈。下次刻時，就要求比有圈的字，刻得還要漂亮。

工廠的機器不停的轉動着，白色紙張飛舞着，工人們一面印報一面唱歌。壁報上登着各個單位勞動競賽的成績，也登載着批評工作缺點的文章。在『勞動報』的文藝欄裏，很顯著的登載着張雲山同志的一首詩，工人們都圍着大聲誦讀。這首詩是號召工友同志們在這嚴重困難時期，應特別注意節約，反對浪費的。

它的題目是『鉛字的呼聲！』詩是寫得非常真切動人的：

我自母親的肚子裏

生下來

我的頭上

便戴上了

母親從小就給我的武器

我的使命

就是獻身給革命事業

但是

當我走上前線的半路上

却遇到悲慘的命運

我和無數的弟兄

被那些

懶散的，浪費的人們

將我們拋到土堆裏

黃土便把我們活葬

我們再也不能

看見無數的弟兄

再也不能放光

再也不能說話了

同志們

我等待着

負責人

來把我找尋

但是，悠久的時光過去了

負責人

還沒有把我找到

同志呀

上級不是老早

就提到愛護我的口號

爲什麼

你們仍舊將我這樣浪費

我在這裏向大家控訴

當這困難愈多的日子裏

爲什麼

你們輕視

物質的力量

這行爲

是有多大罪過

你們今後再不能

把我任意的拋棄

讓我

永遠站在戰鬥的崗位上

這就是我們少年刻字工人寫的詩嗎？是的，這確實是他寫的。這不是空洞的抒情，而是把鉛字從鑄字爐裏怎樣產生出來，鉛字的重要作用，以及被那些粗心工友將它失落在地上，被掃到土堆裏去的整個過程，敘述得真切生動。鉛字的呼聲，同時也就是他的真心愛護革命事業的呼聲。牆報幹事告訴我：『小張是很愛好文藝的，他天天記日記，學作文，進步很快，』並且還希望我能借給小張幾本書讀。

我去找他的時候，他正坐在一隻小木凳上，伏在木桌上在刻字。刻着一個五號鉛體的「澤」字，筆劃相當複雜；但是他一面刻着，一面還很自然的和我談話。他說他開始記日記和作文，還是到了報社以後的事。國文教員（也是工人，義務教員），對他的幫助很大，他還到宿舍拿日記本和作文本給我看，他很羞澀的紅着臉把本子交給我，就回轉頭看到別的地方去，而且怯生生地說：「寫得不好，給我改一改。」本子上都用鋼筆寫着很工整的小字，有許多短篇紀事，還有一首詩，題為「狂風」，他寫着：

可恨的狂風

你這法西斯強盜的作風

大地上只有你的聲音

叫嚷着要一切都向你服從……

這是多末美麗的詩句，多麼有力量有思想的詩句。我繼續翻着他的每天日記，都記着非常有趣，而且有意義的工人生活斷片，他確實是很精神的，和老工友們逗着玩，臉孔上不時的湧着紅暈，用明亮的眼睛，注意工友們的動作。老工友們對待他，也像對待親弟弟一樣，而且還對我當面稱讚過他：「小張工作很踏實！」

張雲山還是個少年，還是八路軍裏的一個少年刻字工人，他的踏實積極的工作，努力學習文化的精神，開始給他自己準備着成為新中國的模範工人的基礎。

（一九四三年秋記於阜平）

冬 學

一

冬季反「掃蕩」戰爭，剛告一段落後，我們移住到胭脂河旁的另一個小村裏。這村子的名字叫「石橋」，在一個斜坡上，只有四、五家人家，久被風雨吹打的黃土房，顯得十分貧苦和冷落。

在這村子裏，同其他的村子一樣，也有一所冬學，每天晚上，全村的老鄉，都在這裏上課。

有一天——大概是我們到這裏的第五天——晚上，我從這所冬學的門前走過，冬學的門鎖着，四周黑漆漆的，靜悄悄的，斜對面的屋角裏，突然轉出兩條黑影——兩個小孩，走到我的面前了。

「同志，教我們課吧！」

「就要上課嗎？」

「唔，剛吃了晚飯，就快了。」

.....

街上吹着尖銳的哨子聲，有一小孩的尖利的聲音，在催促着人們上冬學了。

二

點上了燈，房子裏，就亮了起來。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大黑板，黑板上寫的歪歪斜斜的字……

『雙十綱領第三條：保證部隊經常滿員……瓦解敵偽軍……』，地上，鋪着粗而寬的木板，木板的最後頭，有一架石磨。

『這是磨房吧？』

我同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開着玩笑。

『不……是冬學。』

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孩子，用力的搖着頭，好像同我聲辯一樣。我笑着，接過她手裏的『民衆識字課本』第一冊，這課本是用報紙油印的，很素雅，整潔。

『你會唸嗎？』

我打開第一課，問她。她搖着頭，笑了，把頭低到課本上，大聲的唸着：

『中國人

愛中國』

『中國人，愛中國！』這聲音在我的心靈裏，激起無限的威力。我細心的翻看着課本，差不多每一課，都貫穿着——關於群衆自己組織的常識（工會、農會、婦會……）以及關於群衆自己的生活：站崗、放哨、生產、交公糧……等的明澈論說，——這些內容，都同群衆生活緊密的聯繫着，融洽着，老百姓喜歡讀它，無怪乎老百姓喜歡讀它！

不知什末時候，房子裏，已經擠滿了人，都在同一的語調下，誦讀着：

中國人

愛中國